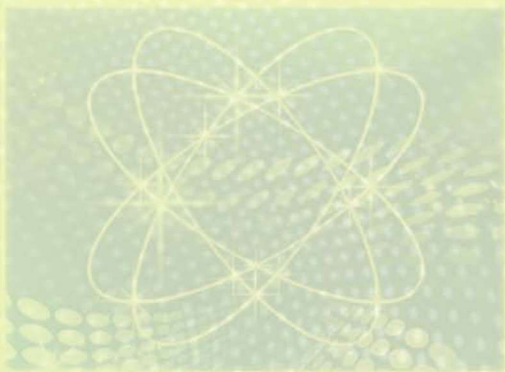


感悟文学大师经典

眷 眷 草

缪崇群作品精选

主编 萧枫



辽海出版社

感悟文学大师经典

眷 眷 草

缪崇群作品精选

主编 萧枫

辽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眷眷草：缪崇群作品精选/萧枫主编. —沈阳：辽海出版社，2009. 2

(感悟文学大师经典：1)

ISBN 978—7—5451—0329—8

I. 眷… II. 萧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15704 号

辽 海 出 版 社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375 字数：11860 千字

200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孙德军 于文海 陈晓玉

定价：2980.00 元 (全 100 册)

前 言

文学作品是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、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，是我们的一面镜子，对于我们的人生具有潜移默化的巨大启迪作用，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，增长我们的知识，陶冶我们的情操。

文学大师是一个时代的开拓者和各种文学形式的集大成者，他们的作品来源于他们生活的时代，记载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缩影，包含了作家本人对社会、生活的体验与思考，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，具有永恒的魅力。他们是我们心灵的工程师，能够指导我们的人生发展，给予我们心灵鸡汤般的精神滋养。

这正如泰戈尔在谈到文学与我们人类未来的关系时所说：“用文学去点燃未来的万家灯火。”

为此，我们特别编辑了这套《感悟文学大师经典》丛书，主要收录了鲁迅、郑振铎、郁达夫、徐志摩、朱自清、鲁彦、梁遇春、许地山、萧红、瞿秋白、闻一多、缪崇群、穆时英、丘东平、滕固、蒋光慈、叶紫、刘半农、邹韬奋、李叔同、苏曼殊、朱湘、柔石、庐隐、戴望舒、章衣萍、钱玄同、彭

家煌、刘云若、洪灵菲、石评梅、夏丐尊、胡也频等作家的一百部有影响的作品，既有诗歌、散文、杂文，评论，也有长、中、短篇小说，还有戏剧等作品，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，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，对当时反对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的斗争和其他种种社会生活，做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描绘，是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作品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

本套丛书选文广泛、丰富，且把阅读文学与掌握知识结合起来，既能增进广大读者阅读经典文学的乐趣，又能使我们体悟人生的智慧和生活哲理。

本套图书格调高雅，知识丰富，具有极强的可读性、权威性和系统性，非常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和收藏，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陈列。

目 录

眷眷草	(1)
守岁烛	(4)
野村君	(9)
楸之寮	(17)
曼青姑娘	(23)
随笔（四则）	(29)
家	(53)
哀 乐	(55)
一对石球	(56)
南行杂记	(59)
凤子进城	(78)
梦 呓	(82)
婴	(84)

从旅到旅	(86)
废墟上	(88)
春天的消逝	(90)
北南西东	(93)
缀	(100)
苦 行	(103)

眷眷草

恋情哟，你来，躺下吧！

像镇压我的生命的墓石一般的！

——亚赫玛托娃

之 一

一只淡黄色的佛手，其实是一个奇怪样子的拳头，有许多根手指卷曲着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握在掌心里。

她拿起来嗅一嗅，轻轻说：“多么香呀！”

我也拿起来嗅了一嗅，不经意却有同感地说：“真是香哩。”

我忽然懊悔我所说的话有些唐突，因为这只佛手原是刚从她的手里放下，并且是刚被她嗅过的。

“真是香哩，”但不知道能不能代替或等于我也嗅过了她的手和她的气息那般地？

之 二

到了春天，小孩子和女人们的脸上，常常容易生起一种轻微的，发白色的癣，在我小的时候也生过。记得大人们说，不碍事，这叫“桃花癣”。我觉得这个癣的名字很美丽；一方面似乎说明了这种癣的季候性，一方面也在象征着她的美丽：桃花很容易谢，桃花也很够美丽。

我们正提着这癣的名字，有一个女孩子很坦白地怀疑起她自己，说：“我脸上好像就有一块，一小块，不大看得出来罢？”

她不说，不会有人注意；即使注意，也很不容易一眼便发现出来。

“让我看！”

刚要走近她一步，她马上把一只手，连着腕子都遮盖到脸上，脸已经完全变得绯红。她怕人真得逼近了她，盯着要看她的脸。

这一刹那，她是真实地，无法掩藏地露出“羞花”之貌了。

之 三

一个我不认识的，也并不好看的女人，她独自立在庙堂的门口，垂着两只手，把肩臂无可奈何地

倚在门边。门是很古旧的了，门框上还有许多没有糊过纸的小方格子。

我一眼瞥见了她的眸子里含着一种光辉。

她好像在瞩望着什么：庙堂里很幽暗，而神龛的那边更是黑沉沉的。

她在祈祷么？虽然她没有跪下，也不膜拜，可是从她的眼睛里我瞥见了虔诚：她的眼睛已经使周围发了光；她顿时变成了一个美丽的人。

一个有了信心的人，是比那些有着容貌的更可爱，更高贵的。

我怀恋着那些女人：虽然我不认识，也从来不曾见过一面的女人，她们知道神，默对着神，含着纯洁的泪珠，以自己唯一的虔诚的流露，奉献给神，为怀念着那些失去了的或是希冀着“他”还会归来的爱的慰抚！

（选自《眷眷草》）

守岁烛

蔚蓝静穆的空中，高高地飘着一两个稳定不动的风筝，从不知道远近的地方，时时传过几声响亮的爆竹，——在夜晚，它的回音是越发地撩人了。

岁是暮了。

今年侥幸没有他乡做客，也不曾颠沛在那迢迢的异邦，身子就在自己的家里；但这个陋小低晦的四围，没有一点生气，也没有一点温情，只有像垂死般地宁静，冰雪般地寒冷。一种寥寂与没落的悲哀，于是更深地把我笼罩了，我永日沉默在冥想的世界里。因为想着逃脱这种氛围，有时我便独自到街头徜徉去，可是那些如梭的车马，鱼贯的人群，也同样不能给我一点兴奋或慰藉，他们映在我眼睑的不过是一幅熙熙攘攘的世相，活动的，滑稽的，杂乱的写真，看罢了所谓年景归来，心中越是惆怅地没有一点皈依了。

啊！What is a home without mother?

我又陡然地汩忆起这句话了——它是一个歌谱的名字，可惜我不能唱它。

在那五年前的除夕的晚上，母亲还能斗胜了她的疾病，精神很焕发地和我们在一起聚餐，然而我不知怎么那样地不会凑趣，我反郁郁地沉着脸，仿佛感到一种不幸的预兆似的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母亲很担心地问。

“没有怎么，我是好好的。”

我虽然这样回答着，可是那两股辛酸的眼泪，早禁不住就要流出来了。我急忙转过脸，或低下头，为避免母亲的视线。

“少年人总要放快活些，我像你这般大的年纪，还一天玩到晚，什么心思都没有呢。”

母亲已经把我看破了。

我没有言语。父亲默默地呷着酒；弟弟尽独自挟他所喜欢吃的东西。自己因为早熟一点的原故，不经意地便养成了一种易感的性格。每当人家欢喜的时刻，自己偏偏感到哀愁；每当人家热闹的时刻，自己却又感到一种莫名的孤独。究竟为什么呢？我是回答不出来的……

——没有不散的筵席，这句话的黑影，好像正正投满了我的窄隘的心胸。

饭后过了不久，母亲便拿出两个红纸包儿出来，一个给弟弟，一个给我，给弟弟的一个，立刻被他拿走了，给我的一个，却还在母亲的手里握着。红纸包里裹着压岁钱，这是我们每年所最盼切而且数目最多的一笔收入，但这次我是没有一点兴致接

受它的。

“妈，我不要罢，平时不是一样地要么？再说我已经渐渐长大了。”

“唉，孩子，在父母面前，八十岁也算不上大的。”

“妈妈自己尽辛苦节俭，那里有什么富余的呢。”我知道母亲每次都暗暗添些钱给我，所以我更不愿意接受了。

“这是我心愿给你们用的……”母亲还没说完，这时父亲忽然在隔壁带着笑声地嚷了：

“不要给大的了，他又不是小孩子。”

“别睬他，快拿起来吧。”母亲也抢着说，好像哄着一个婴孩，惟恐他受了惊吓似的……

佛前的香气，蕴满了全室，烛光是煌煌的。那慈祥，和平，闲静的烟纹，在黄金色的光幅中缭绕着，起伏着，仿佛要把人催得微醉了，定一下神，又似乎自己乍从梦里醒觉过来一样。

母亲回到房里的时候，父亲已经睡了；但她并不立时卧下休息，她尽沉思般地坐在床头，这时我心里真凄凉起来了，于是我也走进了房里。

房里没有灯，靠着南窗底下，烧着一对明晃晃的蜡烛。

“妈今天累了罢？”我想赶去这种沉寂的空气，并且打算伴着母亲谈些家常。我是深深知道我刚才

那种态度太不对了。

“不——”她望了我一会又问，“你怎么今天这样不喜欢呢？”

我完全追悔了，所以我也很坦白地回答母亲：

“我也说不出为什么，逢到年节，心里总感觉着难受似的。”

“年轻的人，不该这样的，又不像我们老了，越过越淡。”

——是的，越过越淡，在我心里，也这样重复地念了一遍。

“房里也点蜡烛作什么？”我走到烛前，剪着烛花问。

“你忘记了么？这是守岁烛，每年除夕都要点的。”

那一对美丽的蜡烛，它们真好像穿着红袍的新人。上面还题着金字：寿比南山……

“太高了，一点吧？”

“你知道守岁守岁，要从今晚一直点到天明呢。最好是一同熄——所谓同始同终——如果有剩下的便留到清明晚间照百虫，这烛是一照影无踪的……”

.....

在烛光底下，我们不知坐了多久；我们究竟把我们的残余的，惟有的一岁守住了没有呢，那怕是蜡烛再高一点，除夕更长一些？

外面的爆竹，还是密一阵疏一阵地响着，只有

这一对守岁烛是默默无语，它的火焰在不定的摇曳，泪是不止的垂滴，自始至终，自己燃烧着自己。

明年，母亲便去世了，过了一个阴森森的除夕。第二年，第三年，我都不在家里……是去年的除夕罢，在父亲的房里，又燃起了“一对”明晃晃的守岁烛了。

——母骨寒了呢？我只有自己问着自己。

又届除夕了，环顾这陋小，低晦，没有一点生气与温情的四围——比去年更破落了的家庭，唉，我除了凭吊那些黄金的过往以外，那里还有一点希望与期待呢？

岁虽暮，阳春不久就会到来……

心暮了，生命的火焰，将在长夜里永久逝去了！

一九三〇，六月改作。

（选自《唏露集》）

野村君

那山手线的高架电车，我知道她还是围绕着东
京市在不息地驶转；她的速率还是那般风掣电闪，
乘客还是那般拥挤在一起——有态度安闲的会社员，
有美丽怀春的女郎，有年轻佻健的学生……

早晨，晚间，她来回地渡着我，两年的光阴，
并没有一点残留的痕迹了。现在印在脑中的只有几
个驿站的名字：日黑，五反田，大崎，品川……

我初到东京的时候，正是地震后从事复兴的时
代，一切虽然都很零乱，但从那些断壁残垣，劫后
的余灰中看去，知道从前的事业就是非常可观的，
现在又去努力草创，复兴，则将来更伟大的成就，
已经使人预感到了。

夏天秋天冬天都过去了，在第二年的深春——
樱花已经片片离枝了的时节，我在 K 大学开始入
学了。

东京的地方，对我是极生疏的，所以每次出来，
都要牢牢记住驿站的名字，次数……等等。从我的
住所去学校的一段路上，换一次车我是知道的，至

于上了高架电车以后的站数，站名，我不得不用心记它了：目黑过去是五反田；五反田过去是大崎……学校是在品川其次的一站，叫田町。

K大学耸建在一座小山上面，无论从前面或后面，都要拾阶而上。迎大门的是一所庞大的图书馆，虽然在地震的时候被震掉一个角楼，但仍不能失去她那种庄严的气象……

自然，我入学的第一天，什么对于我都是新奇的。因为种种的刺戟与内心的空漠，我差不多像一个神经完全迟钝的人了。

我初进课堂的时刻，这在我脑中是一个永远不能泯灭的印象，无数的视线，都集在我一个人身上，自然，他们对于我也是同样感觉着新奇的罢？

教室里的座位，后边都满了，恰好，在前边第二排，空着两个位子，我于是便把我的书籍放在那里了，除了后边，周围是没有人的，我的心里才渐渐安定了下去。

上课铃响了，一个来得最迟的，面色黝黑，目光很忠厚的学生，便坐在我旁边那个空的位子了。

下了第一班，我们开始谈话了，我把我的名字告诉他怎么念法，他也给了我一张小小的名刺——

野村兼市

从那天以后，我们便相识了，在班上他和我一样，除了对方以外，没有另外的朋友。我曾听说东京人是傲慢的，狡猾的，欺生的……野村君是广岛